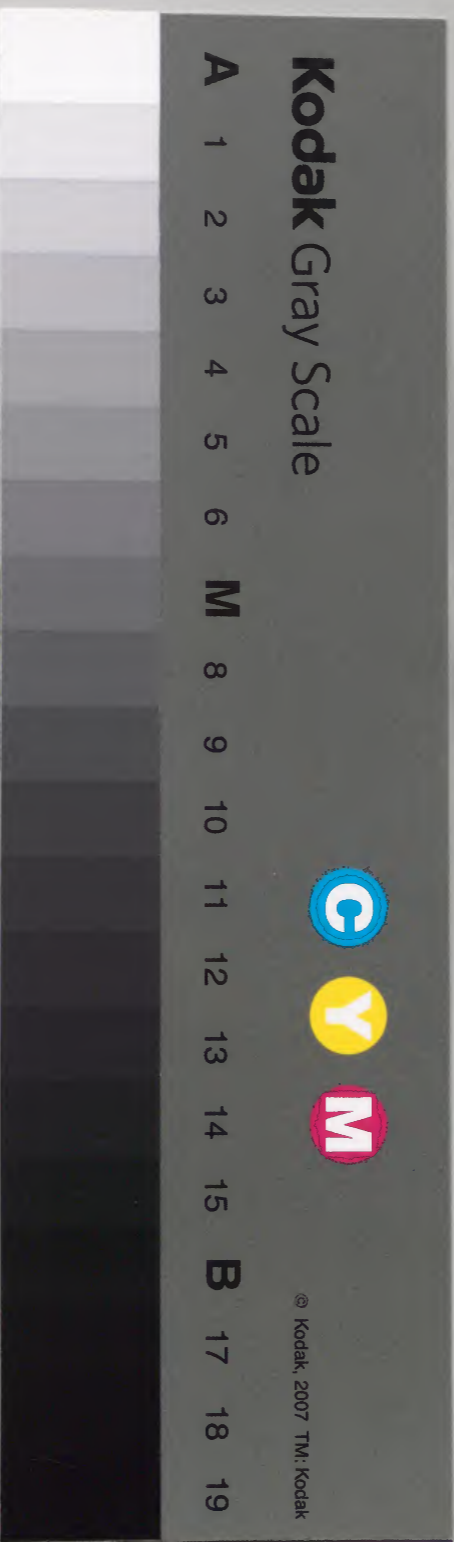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83)	
函號	國	6 1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
盡癸未宋仁宗慶曆三年 凡二十一年

癸亥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權

茶鹽行貼射通商法。

俱便民之
仁政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
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使
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
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

聽商民交
易此最便
民之法

買自天僖以來日甚一日空與大臣議抹正
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
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
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
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
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較
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
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
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
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
萬餘緡而官吏廩給襍費不與焉是則虛數
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
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
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

貼射

顆鹽
末鹽

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
人輸息錢三十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
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
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
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
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
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
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末
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
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
池入中並邊芻
粟上皆從之

發明

國之所貴者財民之所寶者利國以
財為本民以財為命然而國之所取

者民之財、民之所取者物之利、是以善治天下者、必立至正不易之法、國取於民、不覺其少、民輸於國、不覺其多、使上下通行、財貨不竭、所謂豐財之源、節財之流、良以此也、仁宗因財用耗竭、而立計置司、因民利不便、而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皆所以便民而益國之事也、非若熙豐新法之比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榷茶鹽固與民爭利、而貼射則又取息于商矣、曾謂先王之政有是哉、後世治不古若、蓋有由耳、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

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然寇準前既貶爲司戶參軍而此特書故相者準無罪不予其貶也權其輕重而書之如此則善善之意蓋可見矣

冬十一月禁江南巫邪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除 能

廣義

甚矣淫祠之害人也昏愚者托以免禍求福不惜貲財遊惰者藉以避役養身不顧廉耻奸頑者倚以惑衆驅財不守名節是以農力耗散商旅不興無不由此甚至寇賊竊發姦兇叢生窺伺國家衰弱而起覬覦之心者率多假此故毀淫祠者實爲治之先務也仁宗新服厥命而有是舉可謂蓋前人之愆者歟綱目於此記其月而地之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

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

甲子 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發明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蓋臣之事君也，恐君心之驕，則導之以謙讓，恐君心之侈，則導之以節儉，恐君心之好征伐，則導之以弭兵，恐君心之崇宮室，

則導之以愛民，事君之忠，大要如此。故曰：惟大人者，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真宗之朝，書日食不應，羣臣表賀，此書日食不應，中書表賀，於乎宋庭大臣事君若是，疑與古人格君心之非者，若不相似，然故綱目雖存分注而不書表賀者，不予其佞也。

教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發明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功也，人主亦不可一日不重孔子之學也。夫禮義之所以興，分守之所以立，紀綱之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者，非孔子之功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斯道維正統，為萬世開太平者，又非孔子之功耶？孔子功用與天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乎？仁宗即位之初，首臨太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為可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儒風，不亦宐哉！故綱目特表而出之，深美之爾。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 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

復榷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蠶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姦邪儉偽，誠如聖諭。

發明

欽若卒而不具官亦有說乎夫欽若私憾寇準乃構危語以傾之誤國殄民滔天之罪仁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欽若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其具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爲筆削之權哉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丙寅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党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還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賢

發明 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

德而致陰沴空矣是時帝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此非小變夫乃太后顛政用人非道之徵乎變不虛生信哉

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群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發明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

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此舉也太后既不可宰臣亦不可仁宗違衆議而行之則是顛倒錯亂名分紊矣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譏之也

廣義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蓋欲君人

者不可以言教當以身教也仁宗於元日先壽太后不亦當乎曾何所見而欲帝先

受朝也。噫以曾之賢尚爾况不曾者乎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

賢

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貨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色詞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士氣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徼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謚文節

賢

發明宰相所以代天理物當慎惜名器杜抑微倖恒以盛滿為戒必以清約為心則庶幾可以得相君之道耳知白於數事皆兼有之空乎綱目卒而持具其官以予之也

三月朔日食○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范雍

為樞密副使○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

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

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發明德明既已稱帝而不書夏主何不以僭國予德明也輕行而掩之曰襲取

者收奪之名皆貶詞也夫李氏自繼遷謀叛德明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元昊建號稱王肆意無憚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特謹書之所以志其盛強之漸云

秋八月水

江淮兩浙河北皆水遣使安撫

退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已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洎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洎杖歿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豈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為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諡簡

士氣

肅

通鑑綱目

宋仁宗天聖七年

七

續編

發明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多矣故卒而具官以美之

廣義

宗道潛消劉氏僭偏之心不動聲色如太陽一出而羣陰自伏也非社稷

之器孰能哉綱目於其卒必月之而書其官者蓋以此耳

張士遜罷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藪利用既斥士遜亦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

佐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崇信節度副使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

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盡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寃之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曷為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矣利用忠盡有守終始不屈而為太后宦官之所忌行至襄陽投繯而死豈不深可歎哉書自殺而不書其故所以深責當時也

興
復制舉諸科

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

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廣義

考之真宗於祥符二年十二月罷制舉諸科者恐上封事者言天書妖妄之非也今仁宗即位未幾而遂復之其願治之心多矣

安民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發明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契丹飢荒流民至境

主德

安民

還

仁宗惻然慈愛，給田賜食，殊無彼此之心。可謂一視同仁者矣。壽年綿遠，天下治平，不亦宜哉。即綱目之所書，驗仁宗之政事，帝吾無間然矣。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

士氣

賢

守正不媚
大臣

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

發明

天火曰災，真宗竭府庫之財，極土木之盛，跨歷七年而始畢事，况此宮非應經義，不過崇尚虛無而設耳。故綱目不曰火而曰災，以見宋不能毀而天特毀之。云爾。王曾執法不阿，見忤太后，茲因災變而以首相罷出，則罰之非其罪矣。故綱目

不曰王曾罷而曰罷王曾所以明其無辜也。昭應宮災而罷首相夫豈應變之道哉。

廣義 抑考真宗於大中祥符七年冬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八年正月帝詣玉玉板奉安其中且又圖已之容立侍其側其尊之可謂至矣。今而天反不佑而災之者何歟。蓋至公無私者天也。天何為而至公乎。理焉而已。豈有被袞冕如人形者位于蒼蒼之上邪。然以理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主宰云者言其善惡之應如影響。若以人主宰故也。雖曰主宰無非理之自然者耳。易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此之謂乎。今真宗不明乎

此妄假天書妄尊天帝殫竭民力以為宮。則是非真宗之所謂天帝者必為之震怒。夫豈因真宗擎拳曲跪而私以佑之邪。若然則凡持齋謹奉者皆得為天帝之子。抑豈待真宗圖容侍立私親之而後然邪。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當時堯未嘗上玉帝之尊號。反能與之同其大。羣臣亦未嘗上堯之尊號。後世皆稱其為大。其見于書。不過曰堯曰君曰帝。而至今為萬世君天下者之首。稱何歟。蓋以理萃于堯之一身故也。宋之真宗得為堯可矣。何苦而欲過于堯哉。綱目記其時月而書其災者。所以垂後世君天下者之戒也。

秋八月朔日食○以陳堯佐王曙參知政事夏
竦為樞密副使○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
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討平之

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權酷鹽麪之征馮延
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
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
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
朴撈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
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及其妻南陽公
主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眾情僭號興遼改
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黑嶺告變契

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
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未幾孝先
穴地而出賊將
執延琳以降

發明

契丹夷狄未嘗書討此書討何延琳
既書反則是亂臣賊子法所必討苟
因夷狄而未滅其罪則亂賊肆其欲而無
禁何所懲誠哉綱目誅亂討逆之意深矣

京師地震○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

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
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

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發明 出者不宐出也仲淹無故曷為出之特因上疏論事見忤太后故耳蓋人

臣事君義而已國有非義當力爭之義不可默雖鈇鉞之威奚畏哉考之分注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遂同御大安以受朝則失禮甚矣義當言矣仲淹言

之不聽遂乞補外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耳故綱目具其官所以明不失所守直書出所以譏疎斥忠賢讀者試思之

廣義 仲淹剛毅正直無罪可出故月之而書其官并地其左遷者予之也

庚午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權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進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發明

治天下者、建官惟賢、任事惟能、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故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是時太后顯權、政出宮掖、趙稹夤緣勢家、希求進用、則心術不端、從可知矣、以無賴小人而為樞密副使、名器何濫耶、觀其東西頭之言、豈不貽笑於天下哉、綱目特書于冊文、無異詞、以為後世用人不審之戒耳、美惡不嫌

同詞其義自見

辛未 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

耨斤治國事

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耨斤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邪、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第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

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

發明

夷狄之酋卒，則書死貶而外之也。分注言蕭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至此斥其名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母后之列耳。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加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

士氣

輔孔子四十世孫也

廣義

嗚呼夷狄非我族類，身雖為人，心則禽獸焉。此春秋所以賤而外之也。安

可與之通使往來哉？且自開闢以來，未有盛於吾夫子者也。故凡帝王之興，罔不爭先拜謁，惟恐或後者，何也？誠以為國者一日而背其道，則國非其國矣。今也契丹醜虜，不惟不敬，而反以為戲，正所以見其非人類也。噫！於先聖尚甘心以侮之，況其他乎？原其所自，蓋先聖之道，莫先于五倫也。契丹於五倫何如邪？莫重於仁義禮樂也。契丹於仁義禮樂又何如邪？凡吾先聖之道，皆契丹之所惡者也。其侮慢也不亦甚

乎、雖然契丹醜虜、固不足責、所可責者、宋人與之通使往來講和耳。噫、吾夫子天也、天亦有囊血而射者也、曾何損於天哉、契丹之侮、亦無損於吾夫子也。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發明

王氏曾曰、君從諫謂明、臣盡職謂忠、是時太后專政、而仁宗未始獨對羣臣、宋綬慨然上書、直言切諫、則盡職而忠矣、太后不能容納、出知應天、又豈從諫而

明之道哉、綱目凡君罷臣而不以罪者、皆書罷而不去其官、不惟明臣之無罪、抑以譏君之失政耳、吁、

壬申 **明道** 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真

宗宸妃李氏卒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項復

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耨斤弑其主母蕭氏

耨斤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還，此反則后已歿矣。」

發明

弑者下殺上之名，耨斤以媵妾而殺主母，其惡甚矣。厥罪大矣。綱目正名定罪，直書殺其主母，所以扶名分，植綱常，明妻妾之等，立上下之防嚴矣。豈以夷狄之故而未減其罪哉？故曰麟經絕筆而綱目作。

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

為樞密副使○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

天象
主德

辨

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秘書丞劉鉞。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發明

人火曰火，何以言之？人事感於下，天變形於上，故耳。是時太后專權，政事舛錯，宮中之火，安知非太后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仁宗既求直言，當納直諫，而滕宗諒、劉鉞之言，皆切時弊，棄而不用，則亦虛應故事耳。於乎！求言不

聽，何必求之？故綱目皆削而不書，意有在矣。

廣義

凡書火，人火也，書災者，天火也。

九月復作受命寶

以舊寶冊為宮火所焚，故也。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

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

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癸酉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天象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發明

彗者惡氣，兵之象也。見于東北，東北位屬震方，震一陽而二陰，乃陰盛陽微之徵。蓋天子為陽，宮庭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是時太后專政，一應也。不踰年而趙元昊反，二應也。然則天人相感之際，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甚可畏也。是以人君當終日乾乾，欽崇天道，而無盈成之後焉。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

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發明

婦人無故不踰闕况在朝廷尤宜加謹是時仁宗仁柔務以姑息奉慈

極綱目前書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固已失其國體至是又復有事太廟分注言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太后不聽何乃僭分踰越反以是為樂耶劉后雖稱賢德而有僭祀太廟之事則其他可知矣此綱目於聽政之事太廟之祭所以比書于冊以交譏之也嗚呼仁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以服天下乎

廣義

蓋聞天子親耕籍田以供祭祀后妃親蠶以供祭服未聞后妃之主祭祀

也且祭祀國之大事婦人夫歿從子國政尚不可預况服天子袞冕而主國之大事乎書太后有事于太廟譏之也

帝耕籍田

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

始親政

賢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

士氣

主德

賢

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發明

母后臨朝甚非得已不幸國無長君時丁厄運倉卒應變亦不過權宜而已豈有巍然南面假借威權建制人主顛倒綱常如漢之呂氏唐之武氏乎昔者仁宗幼冲劉后聽政且十年矣其用人行事不能無專輒之失苟或久假而不歸不能為呂氏者幾希幸而天奪其年况帝春秋鼎盛今欲復尊楊氏則是母后相繼聽政而仁宗殆為委裘遺腹之主將不可一日無母后者矣向非蔡齊龐籍諸賢竭力諫沮則宋室之禍何時已哉故綱目特書帝始親政于下以見十餘年間政非已出至是而始親之也其垂世立教之意亦深切矣

廣義

劉太后久于國政采頤袞冕惡得賢也豈治朝之美稱乎幸而蔡齊仲淹龐籍諸賢同心制之弗克成其勢耳不然則垂簾之事必相因而起矣大易姤之九二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諸賢象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

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

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閤文應詞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

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廣義

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夷簡先見之功也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艸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開日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

能

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寔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惟陛下深念之、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人君不納直言、天下以言為諱

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今仁宗乃能因日食旱蝗之變、詔求直言、一舉而敬天聽言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視易聽、一洗舊染、後世踵為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書之于冊、足為千古之美、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

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復萊國公
謚忠愍

發明

寇準輔相真宗，有振安社稷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雷州，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如唐懿宗追贈李德裕，其義亦同。學者試觀之。

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

士氣

慙士人，俯愧後世爾。尤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

淹

退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

夷簡罪通于天

贊

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空還仲淹等，不聽。」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

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疎斥正妻又惑夷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為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上言極諫是蓋盡職而忠於所事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謫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

廣義

大臣之處具瞻當以公滅私則民其允懷矣今夷簡私憾郭后而力主廢黜則是以私滅公矣人心其肯服從哉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夷簡有愧于此雖

然君子奚可獨罪夷簡哉當首仁宗而從夷簡可也且閨門之內萬化由出况天子為萬民之標準邪仁宗始政而即與羣婦相關且以爪痕示人何無羞惡之心邪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修齊治平之學仁宗必未之講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

學

契丹太后稱斤陰召諸第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發明

蕭氏前治國事則斥其名弑其主母則斥其名所以惡其專而著其惡也此書契丹宗真幽其母蕭氏不斥其名所以正其名而定其罪也考之分注稱斤欲立少子宗真幽之則固有說矣噫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人之處世莫大乎父子君臣虎狼尚有父子之親蜂蟻亦有君臣之義矧宗真雖云夷狄是亦人類夫豈虎狼蜂蟻之不若哉據事直書其惡自見

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

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鬼通攻後橋諸堡破之元昊稱兵報仇入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竊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發明

歷觀災異之來未始不由人為所感司馬溫公曰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

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時仁宗廢郭后而夫婦之道乖元昊寇環慶而撫御之法曠是以星孛示儆豈為適然變不虛生信斯言矣君子豈以天道無知而忽之哉此綱目所以必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也歟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

九月立曹氏為皇后

彬之孫女也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發明

兩宋之篇書立皇后某氏者恒詞書立某氏為皇后者變例此何以變例書是時仁宗諒陰而莊獻之喪未終郭氏廢棄而人倫之道有歉故耳蓋天子儀刑四海罔敢棄禮今居喪而行吉禮廢后而立曹氏於心獨無愧乎孫沔余靖相繼諫阻復而不報謂之何哉書之變例義自見矣

冬十月趙元昊進毒弒其母衛慕氏

母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發明

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當是之時元昊有覆載不容之罪使宋室有人

則當窮治其惡，正其弒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春秋之法，許世子以不嘗藥而書弒，况醜其母乎？前書反，不聞有伐叛之師，此書弒，未聞有討罪之舉，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類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矣。書法若此，其所以遏人欲存天理者為如何哉。

乙亥 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

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于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用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發明

大戴禮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考之分注自孔道輔等被謫羣臣盡懷緘默獨孫沔上書切諫其忠盛焉仁宗不聽則已屢為貶黜謂之何哉故綱目具官而書貶者既美孫沔之盡職復譏仁宗之不明也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寧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

廣義

書之所以重國本也

李迪罷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迪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人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叅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
 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
 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
 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簇，可使
 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
 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
 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
 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
 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
 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
 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
 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
 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
 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陞久弛邊備，陛

賢

下與左右大臣宣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
 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
 定樂。

發明

禮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
 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太祖
 以神武定天下，故命和峴重定雅樂。是時
 西北弛備，醜虜跳梁，災異頻仍，治亂相半。
 而仁宗以承平日久，留意禮樂，命重定之。
 善乎韓琦曰：不若窮作樂之原，為政治之
 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
 耳。三復斯言，何其切哉。分注言帝納琦言，
 仍用舊樂，綱目書之若已重定然者，所以深
 詭之也。

宋仁宗景祐二年

廣義 大抵治定功成而後禮樂可興蓋禮也者理也樂也者樂也因人心之理而節文之因人心之和而宣暢之故曰禮樂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人心自然之樂有不樂之樂者存非勉强而可致者也今仁宗之世契丹跳梁元昊跋扈無罪而廢郭后而閨門失德無罪而謫道輔仲淹而朝廷失政水沴火災地震日食星蝗告變史不絕書此豈作禮樂時乎雖欲用禮樂而禮樂不為之用矣善乎韓魏公曰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

也。可以器象求乎。斯言至矣。

主德

秋七月作睦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閭文應于

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荅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

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歛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歿于道

發明

郭后仁宗之正配亦嘗儷體宸極母儀天下仁宗以無罪廢之而使內侍

得懷弒逆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唐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書

宣宗之弒郭太后亦以暴崩書今郭后亦以暴卒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弒逆明

矣分注言后居瑤華帝頗思念文應以譖后之故懼其復立屬后小疾挾醫診視因

而進毒后乃暴崩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文應以邪佞刑人仁宗不知可否

命之視疾其險險姦欺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國母親行弒逆畧不顧忌然猶隱諱其

說文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若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卒

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君臣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為陳弘志閻文應

諱其大惡也夫以文應弒逆僅竄嶺南綱目書之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誅之不以

罪也以皇后罹禍尚不能明則其他可知矣

廣義

郭后蓋嘗母儀天下而與仁宗為敵體也既知其暴崩則是被毒也無疑

矣遂當窮推深究則罪人斯得今乃含糊苟且而止竄文應于嶺南則春秋討賊之

義何在、于時國政闕失、抑有大於斯者邪、仁宗不得為剛明之君矣、

主德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十二月吐蕃唃廝囉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廝囉、敗死殆盡、奴兒被執、元昊自領眾攻猫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殺戮、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嶺諸城、廝囉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廝囉僻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廝囉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眾、廝囉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能

丙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

主德

道金綱目 卷之四
大卿監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
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
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
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
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退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
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

事

党錮之禍自此始宋
祚之削弱夷簡實為
罪首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
宐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
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
宐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
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
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
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
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
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
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
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
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

士氣

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龔
 踈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
 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
 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
 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
 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
 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
 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
 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
 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
 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上李
 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謂質質
 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
 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議若

訥都人相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
 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縝希夷簡
 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
 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發明

宰相公平正大職均四海進賢人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是時
 君德不剛權奸怙寵范仲淹以言事忤呂
 夷簡被貶余靖等以上疏救范仲淹而被
 謫嗚呼古人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仁
 宗去一小人如是其難去眾君子如是其
 易何是非之不明乎夫以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况朝臣而有越職言事之禁豈不貽

笑於四方取譏於後世哉綱目書此詞煩而不殺其義可見矣

廣義 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廢后排斥忠良而已嗚呼其

立心造意如此誠有負于所薦者多矣

秋七月置太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

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發明 契丹行政未嘗書此何以書進之也夷狄效中國禮義之事則必進之所

以美其用夏變夷耳况殿試進士乃求賢之美圖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曰莊惠祔葬永定

陵○李諮卒

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吏不敢欺

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十

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元昊自製蕃書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丁丑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祈嗣也

發明

仁宗此舉誠卑陋矣劉氏賁曰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祠赤帝非天地也于宮中非宗廟也特因無嗣而祈禱之云爾噫堂堂中國天子而作此無稽之事則夫天下之民豈不從而效尤哉事有不待貶斥而後見者此類是也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

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廣義

夷簡不能謙遜而背本固可罪矣而曾也亦少包荒之量焉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

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同知院事○冬

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脩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發明 地乃陰道、宜靜而不可動、夷狄小人
 之象也、迨夫壞民廬舍、壓死者一萬
 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此非小變也、
 是時元昊侵擾於外、姦臣怙勢於內、則地
 震之應、豈不益深切哉、綱目不言事應而
 事應已在其中、所以明天變不虛生、而人
 君當警省也、有天下者
 可不兢業守成也歟、

主德

戊寅 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
 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
 朝、盱眙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
 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盱眙求治之秋、乃

天象

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
 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歛科無虛日、此
 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
 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
 放優諧、近習之織人、親剛明、鯁直之
 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發明 陸宣公曰、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
 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
 得其理、孜孜訪問、惟善是求、豈但從諫弗
 拂而已哉、仁宗親政以來、屢黜言者、求言
 數下、未見施行、不過因值災變、徒示虛文
 而已、夫豈求言如不及者哉、綱目一書再
 書、而皆削其言事之臣、所以譏
 帝求言之不誠、聽言之不果也、

退

廣義

直言之士無有過于范仲淹等去國之四賢也。有直言而不能用，又求所謂直言者，是猶舍璧而求璧也，抑豈別有其璧邪？是宜天變之不時也。仁宗其庸矣。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琦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石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發明

人臣之事君，公其心，守其職，進嘉謀，宣教化，君非未革，思所以革之，國政

士氣

未善，思所以善之；君子未進，思所以進之；小人未退，思所以退之。四夷未服，思所以服之；天下未安，思所以安之。斯得相君之道，不愧輔弼之才。王隨為相，無所建明，陳堯佐亦然，而韓琦、石中立皆以庸才為參政，此皆一時之小人也。故以可免例書以

示

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

賢

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冬

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此，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爲帝開說，帝意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是其言。

發明

小人所構者，朋黨之說，爲國所忌者，朋黨之言，何則？小人欲陷君子，必指以朋黨，則一網盡去，而可以快其私心。如漢之黨人，唐之牛李，皆是也。於乎！小人心，肆意無憚，在於人君辨之何如耳。苟非剛明之主，鮮不爲其所搖。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直書詔戒，深譏之也。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稱帝于夏州。

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

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發明

元昊叛逆不臣朝廷屢煩處置幸而山遇舍逆從順叛降延州為郭勸者

當結以恩信徐圖進取可也執送殺之此何義耶然綱目止書元昊殺山遇而不書執送者猶為中國諱之也夫元昊擅殺叔父則其惡不言可知矣稱者不宜稱者也恐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元昊僭號稱尊肆無忌憚宋人

縱賊不討可勝惜哉

十一月游公王曾卒

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思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更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十二月京師地震○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

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未幾復以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彊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羗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羈其後、

邊備

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縷、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响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

加吐蕃唃廝囉保順節度使

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往歸廝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廝囉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强、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廝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發明

宋加唃廝囉節鉞、欲其共擊元昊、然卒未聞有破賊之績、則夷狄之不可

共功明矣、故書以譏之也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食

發明

募民入粟、討元昊也、何以書、蓋所以譏宋之國窘耳、然則有天下者可不

節其財用乎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發明

不曰德用罷、而曰罷德用、亦必有其說焉、夫德用狀貌雄毅、有類藝祖、故

士氣

忌而罷之、非其罪也、噫用人之道求其才而已矣、奚以貌形疑似而遂擯棄之哉、此蓋猜忌之心勝、而讒言乘是間入之故耳、綱目直書罷、而不言其故、所以深著其失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

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發明

天下之事、必有狃而為之者、繼遷叛逆、太宗失賊不討、故元昊狃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而行之耳、向使眾人能窮治繼遷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芟夷剪滅、靡有子遺、則夷狄亦必知所畏忌、而西夏之變不復作矣、惟太宗一失其機、故子孫不能免其患、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跋扈之漸、爾不然、仁宗寬厚仁恕、恩撫四夷、何至於元昊侵擾之甚哉、削姓削官、不亦晚乎、識者自可察之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挫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觀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廣義

分注云契丹宗真於其母出入止舍常相距數十里陰為之備嗚呼夷狄

於母子尚爾况他人乎宋與通和其計左矣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策

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夏人寇

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能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發明 寇保安者元昊耳變文稱人貶之也是時西賊陸梁邊陲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他日建功立業則又不言可知矣故特喜而書之

天象

庚辰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非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李元昊稱帝至是二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

惟鄭公遠識能慮及此

是警告之，自是以後，賊勢愈張，兵禍紛紛，迄無寧歲。由是塞門諸砦相繼陷沒，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康定之終始，識者可以觀矣。

廣義

日食正旦，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旦，細微之常事也。于時執政張士遜章得象也，其與鄭公之識見高下，蓋可見矣。

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

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

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萬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

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拔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乎？」旦，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

發明

以延州之事論之，范雍身爲安撫，職任經畧，則是守邊戎務，雍得而專之。

既不能出奇設伏以勦賊，又不能相機設法以安邊，却乃信其詐謀，幾至誤事。召兵入援，閉城自守，此何策耶？劉平元孫敢勇當先，不爲失職，而黃德和鄙夫引兵宵遁，衆心離叛，戰敗而沒，然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故書貶范雍而削其官，蓋雍不過失律，無大惡也，故又不書有罪。

以夏守贊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

忠爲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



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發明

師之六三曰師或輿尸凶無大功也傳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

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是時西賊陸梁官軍覆沒正宜選將擇兵攻戰圖取夫何夏守贊惟怯無能而使之專招討之職王守忠以刑餘小人而使之居鈐轄之任是固師之六三也安能免輿尸之凶乎噫宋之邊備疎略命將苟且宜乎元昊輕蔑朝廷而全無畏憚之心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册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昔武后不用監軍御史儒者謂其識見之高况宦官典兵柄乎宦官典兵何始乎始乎肅宗以魚朝恩領神策軍也且于時以汾陽輩賢將又何待朝恩腐朽之餘以領軍乎書曰用人勿疑肅宗疑於用人故也後世用宦官典兵而有僨兵蹶將之耻而亡其國者肅宗之作備也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

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發明

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是知古先哲王。未嘗不求善爲先務也。夫以天

子有過而不敢諫誠。宰相有過而不敢糾。劫民之利病。何以知之。政之善否。何以察之。願治之朝。豈有越職言事之禁乎。自景祐三年。書詔戒羣臣越職言事。至是踰五。年而始除之。可愧之甚矣。然則寶元元年。書求直言者。不過虛文耳。苟或職當言者。又不能言。職不當言者。又不敢言。則將尸位素餐。括囊無咎而已。誰肯復言哉。故特書于冊。既喜之。又譏之也。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能

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

永興軍。

廣義

識者謂魏公間氣所生。觀其薦仲淹之方剛。宜其然矣。

三月王巖陳執中張觀免

天聖中巖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巖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巖

元昊童年
便具英識
所以能雄
西夏

通鑑綱目 卷之四
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
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
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
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
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
必為邊患、醜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
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
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醜始歎
識之明

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先是詔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
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移造家居、時軍
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
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發明

士遜庸人也、方軍興、機務填委、既位
首相、碌碌無補、至諫官交章論列、乃
請致仕、使其移此請於前日、豈不美哉、
綱目書之、文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矣、

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
副之召夏守贇王守忠還

邊備

夏守贊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關以疎等代之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廣義

分注載文正之策即尚書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者也若文正者可謂

不負魏公

之所知

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發明

直書陷塞門諸砦不聞有攻戰之說則宋之邊備亦疎畧矣安能折衝禦侮犁庭掃穴哉故書以譏之

兵勢

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贊罷

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右正言梁適等皆言守贊經畧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密遂罷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
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
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

能

文正兵略

食

邊備

安民

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片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以

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元

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

克之。

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積聚而還。

發明

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

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

遼備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非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發明

城青澗耳。何以書。所以予其守要地也。自是營田通商。城遂富實。可以固延安之勢。可以致河東之粟矣。非無故勞民者比也。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宋綬卒

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巳



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

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

通鑑綱目 卷之四
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剽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今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

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發明 事有可爲而不可已者機有可乘而不可失者故齊人有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元昊叛逆法所必討大臣謀國義所當告此皆事有可爲而機不可失者當

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况元昊入寇邊城陷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兵眾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之書法明矣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歿

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眾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

能

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非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給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

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歿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

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畧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肝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發明

任福親冒矢石，與賊決戰，兵敗而死，非苟免也，觀其論衆之言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是亦忠於王事者，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原其情而貶之也，福

違韓琦禁令，趨利邀功，以至於敗，不為無罪，故雖身死於敵，不以全節予之，然則書策者韓琦，違命者任福，琦非有罪者也，但其所託非人，而少知人之明耳，故既削其官，以著其失，復不書罪以恕其情，綱目權衡亦審矣。

廣義

敗軍之罪在任福，非由魏公也，使福一遵魏公之律，則敗在元昊也，必矣。安有喪師如是之甚乎，今魏公自劾敗軍，則可以見其公忠矣。

三月貶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

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發明

仲淹志在招納通書元昊以致曠日持久邊備益疎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其官然專任為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掣奪疎斥忠賢則其愧唐憲專任裴度以成克蔡之功多矣故又不書有罪

廣義

大易履之九五曰夬履貞厲蓋言任其剛決而行雖正亦危文正焚書之事其剛決何如耶向非祁公之回護則其危也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密副使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
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
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
張亢擊賊瑠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
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
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
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
帥也今將按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
乃改竦判河中
執中知陝州

發明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知人臣
當國家蹇難之時竭力匡救不有其
身可也夏竦執中皆為招討西賊陷城坐
視不救則其辱命失律之罪不能辭矣安
用其為統帥哉故夫書夏竦陳執中免所
以明其可免若曰自免之云爾君子合韓
琦范仲淹書法觀之始可
以知綱目褒貶深意矣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汾范仲淹龐籍兼經

略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時琦
知秦州汾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

邊備

通鑑綱目卷之四
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

能

能

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壬午二年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價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粥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未鹽悉復榷

兵

二月置義勇保捷軍

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晁宗慤罷○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夏四月

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

便已折盡 強虜之氣

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

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發明

契丹舉號狄之也然則來聘則書遣使弔祭則書遣使此直書契丹所以惡其猾夏不恭故外之也先正有曰國勢之強弱使命之輕重係焉使命之重輕敵情之敬忽係焉宋以富弼使契丹雖出于呂夷簡私意然而不勞寸兵終成和好則弼之不辱君命可知矣故特具官以予之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

備邊

通鑑綱目 卷之四
高城深池，何可恃邪？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趨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壓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加晏殊同平章事

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選用弼議，命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如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

先以德服

之次以利啖

抹却石晉
為中華吐
氣

仍言前之
不利今之
通好有利
以杜其舍

一一分疏
以使之信

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

使契丹不
得不任過

同獵引馬
契丹已為
鄭公所懾
矣

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

夷簡之罪
誠不容誅
帝意先已
不堅故
說得入耳
預燭其奸

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侯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哺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廣義

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太息。夷簡何為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于希烈，鄭公不屈于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

九月暨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

鄭公不遺
餘力以爭
之竟敗于
晏殊之一
言真千古
大恨事

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
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
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
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
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
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
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畱增幣誓書。而使其
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
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
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
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
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
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
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契丹實借盟
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
厚。遂為無窮之害矣。

發明

使之有職尚矣。詩有皇華之章。語有
專對之責。富弼煉金煅鐵。言傾人聽。
而使契丹。日無損於無厭之求。不動干戈。
和好復定。故司馬溫公曰。國之致治在於
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豈不信哉。故上
書富弼還。復如契丹。下書暨契丹平。所以
深嘉而樂予之耳。語曰。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富弼以之。

廣義

鄭公之使契丹。其忠義之言。溢于簡
冊。至今讀之。令人慨慕。孔子曰。使於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宋仁宗慶曆二年 續編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鄭公有焉乃若夷簡之於鄭公將以死之適以生之將以毀之適以譽之噫九原可作蓋當起夷簡而愧之

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死

元昊遂大掠渭州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

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畱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剛浪陵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窖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積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畱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使懷敏督諸寨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寨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

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發明

不曰帥兵而曰會兵，以見諸寨之兵皆歸統率，力足以拒賊，明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兵之大要。懷敏輕率六軍，殊無紀律，墮賊計中，不為無罪。故不曰死之而書敗死，以示貶書大惡。所以賊元昊也。嗚呼！自元昊叛逆，喪師失地，殆無虛日。而官軍未聞一捷，則宋之武功不競，亦可見矣。慶曆盛時，不過如此。况靖康之世，乎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採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

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發明

方元昊寇邊日盛，朝廷震駭，向非韓范二公出而共當其任，吾知囊中必無脫穎之錐，而西邊之事，何人能辦乎。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韓范以之。

徵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

惜其書不傳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發明

舉逸民盛德事也孫復心存著述甘於韜晦誠非偽隱以徼名者也今因推薦舉而用之其樂善之誠可見矣書以予之宜矣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

賢

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癸未 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浪陵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剛浪陵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廷許和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宋仁宗慶曆三年

三

續編

可醜

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發明

嗚呼宋室柔弱從可見矣宋人無謀益可知矣考之分注西鄙用兵仁宗

巴厭頃因契丹之傳言遂許夏人之通好由是變君臣之號為父子之稱更名曩霄戲譯吾祖則其侮慢不恭莫此為甚宋之君臣惟存姑息罔敢正名其罪豈不深可

惜哉故綱目不曰表而曰書不曰乞而曰請其義可見矣

二月立四門學○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

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

有此卷注
借誤用之
于夷簡

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發明 富弼謙德之心至是益見矣前為翰林學士而不受此為樞密副使而固

辭回視少得寸功嘵嘵自鳴患得患失者豈可同日語哉觀其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之言詎非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富弼近之矣

進

召夏竦為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等為之。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

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發明

仁宗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言則賢路開而正人得

矣觀修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之意有在矣

廣義

大易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眾

君子而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

通鑑綱目 卷之四
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

進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戩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

退
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

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宸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宸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毫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

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

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

發明

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仁宗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罷夏竦可謂得好惡之公矣蓋由蔡襄歐陽修諸賢諫之也所謂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其有不泰乎是以治天下者當辨其賢不肖而黜陟之否則如莠之亂苗其不爲害稼者幾希矣綱目備書則予之也

廣義 夫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蓋言衆陽君子決去一陰小人故小人無用號咷而終必有凶也修等去夏竦其得夫之上六者歟宜乎石介之形于歌頌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

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

素能諫帝能容亦盛事也

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發明

春秋之法歷時而總書不憂雨者也

六月雨傳曰雨云者喜雨也是時亢陽不雨仁宗焦勞禱于太乙是日即雨天之感應何若是之速耶觀此義則知綱目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廣義

昔王旦受賂真宗釀成天書之醜今有骨鯁之子而仁宗隨致禱雨之應

其可謂能蓋父之愆者歟

退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發明

昔呂蒙正曰有姪夷簡宰相才也今觀孫沔之言則知夷簡正大學所謂

不能絜矩之小人也豈宰相才耶嗚呼蒙正之於夷簡雖以同氣之親尚不能知况他人乎書稱知人之難觀此益信

進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

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爲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廊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任中師罷○冬十月以張盥之王素等爲

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盩之等首被茲選盩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

罷之

發明

范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勾官之事則知其識見亦不能無

軒輊矣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賊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賊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

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言詔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為係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更定蔭子法

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

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寢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不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發明

定磨勘則考官之法愈密定蔭子則任子之恩愈殺此皆革故鼎新之善

政也故備書于之

十二月河北雨雪河東地震

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

以攝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發明

凡陰陽之道順則為常。變則為異。然變不虛生。必因人為之感而生。夫雪

乃常理。雪焉而赤。則是變常而為異。地乃常理。地焉而震。則是變常而為異。是故明

王順德。則四時順序。陰陽和暢。海宇又寧。善乎孫甫有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

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為臣。為後宮。為戎狄。得非是之應歟。苟能納甫之言。益

加惕厲。則庶乎其可矣。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噫。降災雖在乎天。弭災則在

乎君。後世之有天下者。不可不勉於為善也。

卷四

